

訪前中情局長伍爾西：看好中美能源合作

「地緣經濟總統」主攻雙邊外交

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，中美關係及全球政治格局趨勢備受關注。前美國中情局局長伍爾西 (James Woolsey) 昨日在香港出席研討會時指出，中國和美國可在全球能源領域合作，避免被石油輸出國組織 (OPEC) 和俄羅斯壟斷。美國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所長勒夫特 (Gal Luft) 則形容特朗普是「地緣經濟總統」，認為他沒「區域性」政策，而是以雙邊關係處理對所有國家的外交。

■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家昌

伍爾西認為「一帶一路」倡議能夠為美中兩國提供很好的合作機會，包括能源及基建。

余家昌攝



華學者袁鵬：美反俄呼聲高 聯手制華沒理由

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袁鵬在研討會接受訪問時表示，雖然特朗普在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電話會談中，表示認同「一個中國」政策，但他認為單憑一通電話不能確定這就是美國新政府的立場。

「特朗普對華外交無原則」

袁鵬認為，在特朗普的「美國優先」原則下，任何事務包括對華外交都是沒有原則，不過縱使特朗普有「幹一番大事業」的豪情壯志，以為自己無所不能，事實卻是世界變了，美國不可能真的事事將美國放在第一位。

特朗普上台前後一直向俄羅斯總統普京釋出善意，希望改善在奧巴馬時期跌至谷底的美俄關係，甚至有評論認為特朗普要「聯俄制華」。袁鵬指出，特朗普對普京態度友好，是出於美俄關係本身重要，兩國合作符合雙方利益，未必是要拉攏俄羅斯制衡中國。他也認為，美俄關係未必能走到很遠，因為兩國國內均有反對聲音，尤其美國反俄的呼聲遠高於反華，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被拉下馬就是一個例子。

受東歐牽制 少利益切合點

袁鵬指出，特朗普與俄羅斯修好亦會受到外在力量的牽制，例如歐洲尤其是東歐國家，得到俄羅斯就意味着失去歐洲這個美國傳統盟友。此外，美俄除了反恐外沒有太多利益切合點，從東京的角度來看，俄羅斯需要中國，沒有理由制華。至於中國則歡迎美俄走近，樂見其成。

六方會談處理朝問題最理想

朝鮮是中美有合作空間的議題之一，中國商務部和海關總署近日聯合發佈公告，宣佈自2月19日起，本年度暫停進口朝鮮原產煤炭，有外媒猜測中方此舉是要向特朗普發出訊息，促請美國政府與朝鮮對話。袁鵬認為，特朗普固然不打算似奧巴馬般在朝鮮問題上無所作為，例如曾經說過不排除與朝鮮對話，但同時也覺得不應由美國出手，美國到頭來可能還是會逼中國繼續向朝鮮施壓。袁鵬表示，六方會談仍是處理朝鮮問題的最理想平台，但現實是恢復六方會談有困難，中方在這問題上則認為只要有半島和平穩定，任何方式的對話都可以，包括由中美俄牽頭的三方會談。

袁鵬認為，特朗普個人對現有的對話機制

並不熱衷，但假如中美之間出現一些危機，兩國之間將如何進行有效的溝通，這是對兩國政府的最大考驗。他建議兩國領袖應盡快舉行雙邊會面，重新建立有效的溝通管道，中美關係眼下重點之一在於尋找可使雙方受益的新合作領域，如基礎設施建設、「一帶一路」等。



袁鵬指特朗普與俄修好會受到外在力量的牽制。

余家昌攝

朝最大威脅：電磁脈衝武器

朝鮮早前發射新型彈道導彈，令東北亞局勢再趨緊張，伍爾西認為朝鮮對美國的最大威脅不在於彈道導彈，而是電磁脈衝武器。他指出朝鮮的核武器若在軌道上引爆，可以從美國上空摧毀全國大部分電網，令所有戰略設施無法運作，並導致嚴重的社會經濟後果。他認為中美應該合作應對朝鮮問題，但同意這點非常困難，中方應該要更積極牽制朝鮮，如果沒有中國的參與，其他國家也不能有太大影響力。

要應付朝鮮和恐怖組織等威脅，情報機構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。然而特朗普上台後，與情報界衝突不斷，更不斷有情報消息外洩。伍爾西表示，不認為特朗普與情報機構之間存在根本性的分歧，相信只是特朗普自身風格和個別情報人士之間的問題。伍爾西主張改組情報機關，例如縮小規模，令情報工作可以變得更順暢。

曾任過渡團隊顧問 伍爾西成5朝元老

現年75歲的伍爾西於1993年至1995年間，出任美國中央情報總監(相當於現在的中央情報局局長)，離開政府後曾在各類公營機構、企業和智庫任職，現為美國世界政治研究院校董、保衛民主基金會董事會主席人及美國能源安全理事會的聯合創始人。伍爾西去年曾經出任特朗普競選團隊和過渡團隊的資深顧問，但在1月初辭任，伍爾西當時表示自己只是「非正式」顧問，職責只是就特朗普和他的國安政策接受傳媒訪問，未有發揮應有的「顧問」角色。

伍爾西被視為美國頂尖的情報專家之一，曾在卡特、里根、老布希和克林頓4屆政府任職，先後擔任過副海軍部長、駐歐洲常規武裝力量談判大使、美蘇削減戰略武器談判(START)的總代表。1993年他獲剛上任的克林頓任命為中央情報總監，兩年後辭職。



勒夫特認為特朗普將外交政策視為施政阻礙。

余家昌攝

勒夫特：滿足支持者期望 內政優先

特朗普的個人作風和政策多變難測，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所長勒夫特亦認為，外界將很難像以往般，預測白宮未來4年的外交政策，因為特朗普根本沒有外交政策，甚至將外交政策視為施政的掣肘。

勒夫特明言，不能把特朗普單純當作「美國總統」看待，因為他自視為是美國史上最大規模民眾運動(popular movement)的領袖，非常重視這群將他送進白宮的選民，因此在特朗普眼中，任內首要責任是滿足支持者的期望。對這些支持者而言，美國內政才是最優先，例如移民問題等，其他議題如南海等，在他們眼中只是偏遠地方小島的問題，毫無切身利益關

係，這點也會反映在特朗普的施政方針之上。

視外交為掣肘

勒夫特又說，前國務卿基辛格於2001年出版《美國需要外交政策嗎——21世紀的外交》中，提出美國的確需要外交政策，但特朗普並不相信這一套。勒夫特表示，特朗普將外交政策視為限制他施政的阻礙，他更喜歡在不受任何意識形態或規則限制下施政，不願被任何紅線或外交守則掣肘，傾向凡事按他自己的判斷作決定。勒夫特坦言：「若想在(特朗普外交政策)上尋求答案、路線或方向的話，你們可能會失望，因為可能在未來4年內也一無所得。」